

乡村聚落空间景观形态变迁的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以贵州省玉屏县朝阳村为例

姚莉,屠飞鹏

(1. 贵州师范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18; 2.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 乡村聚落景观形态是乡村聚落文化的客观表现,是乡村经济发展与文化生态环境演变的见证。以贵州省少数民族自然村寨——朝阳侗寨为例,运用GIS技术与对比研究法探析近几十年来贵州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变迁状况,分析乡村空间景观变迁的特点及驱动因素,为协调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提供有价值参考。

关键词: 乡村聚落; 变迁; 特征; 驱动因素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798(2015)08-0052-05

DOI:10.13391/j.cnki.issn.1674-7798.2015.08.015

Research on the Chang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 of Rural Settlement Space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Chaoyang Village, Yuping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

YAO Li, TU Fei-peng

(1. Guizhou Normal College, Guiyang, Guizhou, 550018; 2.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Abstract: The landscape pattern of rural settlement is the objective expression of the culture of the rural settlement, which witne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ulture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with the typical ethnic minority natural village——Chao Yang Dong Village in Guizhou as a case, and with GIS technology and comparison study method, probes into the change in the rural settlement space of Guizhou in recent decades and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rural space landscape change, so as t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coordinat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raditional settlement culture protection.

Key words: Rural Settlement; Change; Characteristic; Driving Factor

乡村聚落是指以农业经济活动为主要形式的人类聚居场所,是乡村地区社会与文化生态环境的客观表现。然而,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乡村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我省乡村地域聚落景观形态在近几十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并且在不同驱动因素的影响下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

种现象一方面反映出我省乡村地区在不同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是传统“乡村文化”发生变迁的客观反映。本文以贵州省少数民族村寨朝阳侗寨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运用GIS技术、对比分析研究法等研究探析朝阳村聚落空间的阶段性演变状态和与特征,分析该村不

收稿日期: 2015-03-12

基金项目: 贵州省教育厅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城镇化背景下贵州乡村聚落景观形态的演变机制与保护策略研究”; 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12GZQN16)。

作者简介: 1. 姚莉(1985-),女,侗族,贵州玉屏人,贵州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

2. 屠飞鹏(1978-),男,贵州普安人,博士,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民族政治。

同历史时期的空间景观形态演变特点及驱动因素,以期为协调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提供有价值参考。

一、研究区概况

朝阳侗寨位于玉屏县新店乡西南角,距离玉屏县城 15 公里。全村辖 8 个村民组,共有侗族居民 68 户 369 人,侗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 98% 以上。这里北侗文化底蕴深厚,有着北侗文化发源地之美誉,是目前玉屏县保存最为完整的北侗村寨。村寨建于崇山峻岭之间,寨内水源充沛、土地肥沃、生态良好、植被覆盖率达 90%。

北侗先民迁移史是朝阳侗寨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该村约定成俗的选址规则,在此基础上发展成现在的聚落形态。长期以来,封闭的自然环境使朝阳村保存了良好的北侗传统聚落风貌和丰富的原生态北侗乡村文化。但自西部大开发以来,随着玉屏县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巨大改变,市场经济理念、现代电子科技及先进文化的渗入成为朝阳村民思想转变的催化剂,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传统侗寨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传统聚落在功能上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生活与生产的需求,聚落空间景观形态呈现出了新的状态。

二、研究区聚落空间景观形态变迁的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 聚落空间景观形态变迁的数据来源

已经无从考据朝阳村最早的空间形态,研究通过地形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卫星遥感影像和实地调研数据等来分析朝阳村近几十年来的空间演变情况。研究中首先以朝阳村 1975 年 1:50000 地形图、1986 年 1:10000 地形图和 google earth 2008 年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数据源,用 arcView 软件分别对其矫正;其次,参考 1998 年 TM 影像、2010 年 ALOS 影像、2004 年中巴数据三期影像遥感图像和玉屏县二调时期土地利用现状图确定图斑;然后根据村民点数量、面积、规模、形状等指标对 1975 年、1986 年、2008 年、2010 年近四个时期的聚落空间形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比从

1975-2010 年共 35 年时间朝阳村聚落空间形态演变情况。

(二) 聚落空间景观形态变迁的研究方法

通过地形图、土地利用现状图、卫星遥感影像和实地调研数据等来分析朝阳村 38 年来的空间演变情况。在数据获取方面,由于受卫星影像资料来源的限制,所能获得的可利用的卫星影像有限(年限和分辨率不理想),故研究中除了使用卫星数据外还使用了地形图等其他数据源,因此用于研究分析的数据形式存在差异,为此笔者在研究中首先分别对朝阳村 1975 年 1:50000 地形图和 1986 年 1:10000 地形图用 arcView 软件分别对其校正,通过村界确定研究区聚落空间的范围,并通过对其建筑数量、面积、规模、形状等指标进行判读与计算,得到基础数据;其次,以朝阳村 1975 年 1:50000 地形图为基准,对 2008 年 google earth 卫星遥感影像(10m 空间分辨率)进行几何校正、坐标配准,提取朝阳侗寨聚落的空间边界(这里的空间边界是指寨内居民点空间分布范围),以空间边界范围裁剪图像。由于所选用的 2008 年 google earth 卫星遥感影像分辨率较高,可以通过对遥感影像的判读和解译快速直接地提取村民点斑块,结合 GIS 技术及相关软件和景观格局分析可全面和直观地掌握聚落的数量、大小、形态、空间分布等情况。第三,因未找到 2011 年以后卫星影像及其他最新数据源,但为了反映研究区聚落形态最新变化情况,我们参考了玉屏县朝阳村村镇整治规划现状图,通过此图提出 2011 年朝阳村聚落分布数据。第四,在以上数据源的基础之上,又参考了 1998 年 TM 影像、2010 年 ALOS 影像、2004 年中巴数据三期影像遥感图像和玉屏县二调时期土地利用现状图,先通过 GIS 技术确定图斑后,再利用相关软件进行判读、解译、数据整理、叠加和分析,最后得出参考数据。之后,通过结合野外调研以及收集的聚落图片资料对卫星遥感影像和地形图的图斑进行对比与校正,最后确定数据。

三、研究区聚落空间景观形态阶段性变化的特征研究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显示,从 1975

年至今朝阳村聚落景观空间呈现出几个时期的阶段性变化: 第一个时期是 1975 年时间段, 第二个时期是 1986 年时间段, 第三个时期是 2008 年时间段, 第四个时期是 2011 年至今。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空间形态特征, 具体归纳如下:

(一) 第一个时期: 1975 年时间段(图 1), 从以下聚落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 朝阳村地处丘陵地带, 坡度起伏较大, 多数建筑主要位于山麓、山间盆地, 少数分布于半山腰、山谷, 因地形多样, 聚落形态随地形的变化而变化。其空间布局呈现两个中心, 一是以生产资料为中心, 形成分散的点状布局, 其表现形态是少数聚落居于山脚, 绝大多数聚落居于山腰。二是以交通道路为中心, 出现了围绕道路两侧分布的居民点, 形成了初期较为分散的带状布局雏形。总的来说, 此时期聚落选

址主要是以生产资料为中心。

(二) 第二个时期: 1986 年时间段(图 2), 此时期聚落空间形态从总体上变化较大, 并从以下聚落空间分布图可以看出如下特征: 一是村寨规模迅速扩大; 二是聚落空间布局不规则, 属于自然衍生状。村寨建筑布局或沿着河流的走向纵横延伸、或随地形地势自由扩展, 各单体建筑纵横布置, 呈现出自由散落状态, 聚落中无规则的道路网, 也没有明显的中轴线, 从总体上看, 形成了散落不规、自然随意的布局特点; 三是聚落由点状分布逐渐向团状分布发展; 四是呈现出聚落分布由分散向集中发展的状态; 五是从以生产资料为中心分布发展为以“交通道路”和“生产资料”两个中心并存的布局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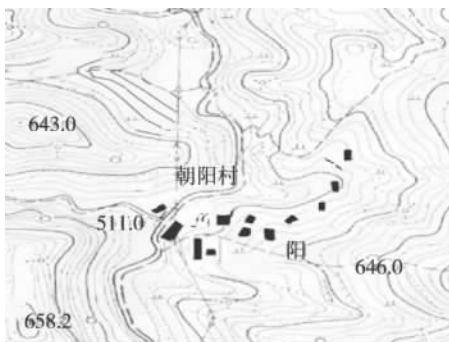


图 1 1975 年朝阳村聚落空间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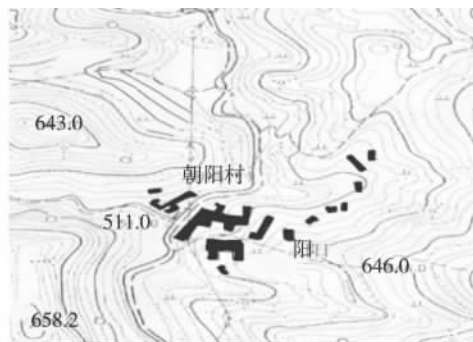


图 2 1986 年朝阳村聚落空间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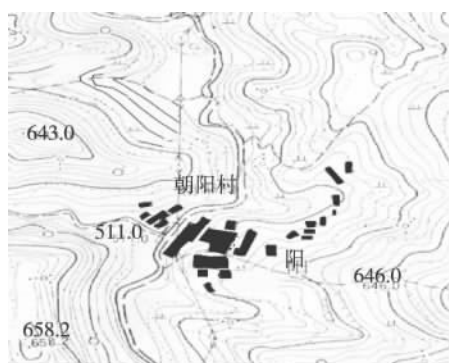


图 3 2008 年朝阳村聚落空间分布



图 4 2011 年朝阳村聚落空间分布

(三) 第三时期: 2008 年时间段(图 3), 从 1986 年到 2008 年, 跨时 19 年。此期时间跨度最长, 但聚落空间形态没有出现较大的变化, 总体发展相对稳定, 处于聚落发展承前启后的阶段, 聚落空间景观形态总体上变化较小。聚落的空间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聚落规模进一步扩大,

在地理空间上围绕中心村进一步拓展。二是聚落内部结构上出现了整合与分化。三是建筑密度大大提高, 中心村已无大量的土地供村民新建住宅, 大量的住宅使得中心出现拥挤的状态。

(四) 第四时期: 2011 年时间段(图 4), 此阶段也是朝阳村落聚落空间变化最为明显的一个时

期。从以上聚落空间公布图可以看出,此阶段朝阳聚落空间形态呈现以下主要特征:一是聚落的空间基本上形成了由围绕生产资料为中心逐步转向以道路干线为中心,进一步突出了以公路为中心的带状空间布局特点。二是朝阳村聚落规模进一步扩大,并出现由中心村向外围拓展的状态。三是聚落内部结构逐渐规则有序。四是出现“空心村”,虽然在空间形态上还会显现其实物形态,但实质上已经失去了聚落的功能。五是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结合聚落形态。

四、研究区聚落空间景观形态阶段性变迁的驱动因素分析

聚落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自然形成与发展的,聚落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其空间布局形态受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环境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地理区位条件、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生产与生活方式、价值观与家族血缘意识、产业结构、交通及设施、外界文化、人口规模、制度与政策等,这些因素对各时期聚落景观的形成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与作用。

(一) 第一个时期:1975年时间段,地理环境、生产力水平及生产方式、交通条件是影响该时期空间景观形态的主要原因。首先,地理环境制约与引导聚落形态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地形地势对聚落空间布局有直接的制约作用。朝阳侗寨聚落的分布形态与其所在地理位置、地形地貌密切相关。其次,生产力水平及生产方式、交通条件是影响该时期聚落空间景观形态最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农业是该时期朝阳村的经济命脉,由于生产力低下,耕作方式传统,耕作半径对村民住址影响极大,加上当地山高坡陡,村民土地分散且多分布在山腰,甚至山顶,耕作极其困难,为了方便耕作和作物管理,多数村民选择在耕地附近居住,形成了分散且规模较小的以耕地为中心的聚落形态。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耕作以人畜为主要劳动力,从住宅去往耕地的交通方式为步行,因此道路的宽度与耕地的距离也以耕牛的前进速度为准,而在经济极为落后的社会背景下,修筑好的道路是个人不可能完成的,因此依托公共道路是最方便、最高效的途径,加上当时当地人口数量少,土地

多,因此人们有很大的空间选择建造宅基,所以形成了早期以交通道路为中心又相对分散的聚落布局形态。

(二) 第二个时期:1986年时间段,人口规模、公共基础设施条件与资源是影响该时期空间景观形态的主要因素。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口的增多使得村寨规模扩大。随着村民家庭人口的增多(尽管当时已经实行了计划生育的国策,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村民思想观念落后,一般情况一个家庭有3至5个子女)和儿童的成年,分家成了必然现象。根据当地以血缘关系和以祖宅为依托的聚居习惯,一般分家后选择在原有住宅旁或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新修住宅的情况较多,因而在空间上出现了聚落的延伸与扩展。二是中心村公共设施与服务(学校、道路、商店、水利、诊所等)等公共资源对村民有很大吸引力,致使很多散居人口逐渐向中心村聚集,从而扩大了中心村的规模。

(三) 第三时期:2008年时间段,该时期聚落空间景观形态变化的主要因素主要是人口因素。由于该村人口规模进一步扩大,导致对住宅用地需求的增加,加之中心村土地面积有限,使得聚落规模扩大、整合与分化、中心村建筑密度提高。另外,新农村建设等政策性因素对当地聚落景观也产生一定的影响。随着当地政府新农村建设项目的逐步开展,对聚落部分建筑进行了修补、维护、改造、整修、危房拆除,对村落人居环境进行了改善等,这些也使聚落呈现了新形态。但是从总体上看,该时期聚落空间景观形态无显著变化,主要原因是在该时期村寨产业经济方面继续沿袭传统方式,没有明显的变化与调整。在文化与社会发展方面也没有较强的外界干预,尽管新农村建设会对聚落景观产生影响,但该阶段的新农村建设的力度不强,村寨并没有大规模的、集中性的建设项目,而是小规模、局部的、断断续续的改造或建设,因而整个聚落的景观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四) 第四时期:2010年时间段,产业结构、生产与生活方式、价值观与家族血缘意识、外界文化、人口规模、制度与政策等因素是影响该时期空间景观形态的主要原因。第一,产业结构的改变使得部分村民的生产活动由农业向其他产业转

移,村内出现多元化的产业结构,随着物资交流的频繁和产业(如经商、服务业等)的产生,村民对交通需求程度的日益增强,很多住宅选址的传统规则被打破,逐渐形成由以家族血缘体系、生产资料为中心的地域聚集向以交通要道、经济中心聚集转变,形成了以集镇、公路等为中心的新的分布格局,这种新的布局形态是35年来朝阳村聚落空间布局演变最为明显的地方。第二,由于人口规模的增大,建筑密度的增加,中心村的资源和环境不能充分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和对私人空间和良好人居环境的追求,从而使聚落出现由中心村向外围拓展的状态,布局较自由。第三,随着现代文明的渗入,“风水理论”对择地的约束减小以及家族社会观念的淡化也是导致村落空间形态变化的重要原因。值得庆幸的是,由于原址偏僻或宗族理念等使得部分村民在建造新居时并没有选择在原有的老屋基础上拆修或是加建,这有利于传统建筑的保护,也促成了聚落以旧居为中心向外延展,新建住宅呈散落状态。第四,部分聚落旧址因自然环境恶劣、或生存条件不佳、或交通不便,村民因政策性生态移民或其他原因从原村落迁出,旧址逐渐废弃,形成空心村落,在新的区域形成新村。此类聚落部分较散且规模较小,多分布在山顶、山脊等地。第五,随着村民生活方式的重大改变,聚落被改造成符合现代生活需求的、具有现代功能的形式。第六,北侗民俗风情旅游村寨的打造和新农村建设的开展进一步推进了朝阳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人居环境的改善,美化了村容村貌,通过行政与经济手段对村内进行整改,比如对部分建筑的维修与危房拆除等逐渐使得村内布局秩序化,在聚落空间形态上呈现规则有序的状态。

五、展望

根据研究区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规划、开发政策等,可以判断研究区在未来的发展中研

究区空间秩序将更加有序,空间结构将更为合理,空间形态也将发生更为迅速、明显的变化。特别是交通与经济中心对研究区选址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根据研究区空间形态现状判断,以公路为中心的带状分布和以经济中心为核心的团状分布将成为研究区聚落空间形态演变的两大发展趋势。然而从传统村落保护的角度看,若不建立切实有效的北侗传统村落文化保护机制,那么朝阳侗寨的“城市化”现象并不遥远,同时意味着传统北侗村落景观将不复存在,传统北侗村落文化流失。事实上,随着新时期经济形式的变迁、生态环境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文化环境的改变等环境性、体制性与政策性因素的推动,我省乡村地域的传统村落正面临内忧外患的状态,“内”环境与“外”环境的关系紧张,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凸显。如何使发展与保护双赢是我们需要继续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

参考书目:

- [1] 范俊芳,熊兴耀,文友华.侗族聚落空间形态演变的生态因素及其影响[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12).
- [2] 李贺楠.中国古代农村聚落区域分布与形态变迁规律性研究[D].天津大学 2006.
- [3] 廖继武.地理边缘与聚落过程的耦合及其机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19).
- [4] 玉屏县人民政府.玉屏侗族自治县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2012.
- [5] 汝军红,杨昌鸣.共生建构和谐:新农村建设中传统聚落的保护与更新——以辽宁绥中长城聚落小河口为例[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0).
- [6] 余慧.论四川民族地区的传统聚落体系及其保护[J].贵州民族研究 2012(33).

[责任编辑:黄梅]